[山齋絮語] 人物篇-點滴的感受

Original 李潤生教授 演揚妙法 8/30

收录于话题
#山齋絮語 13 #人物篇 140

好歌不厭百回聽，好戲不厭百回看；他人看上四、五次的《莫札特傳》，今夜難得有空，在螢光幕上再看一遍，感受自有不同。

初看在一九八四年，我以淚珠來酬答本劇的製作者和演出者。我是一個探索思想的人，不曉得把生活現實跟戲劇內容保持適當的距離，所以無法完全把捉「文藝心理學上所謂「形相的直覺」。我祇隨意所之，為真正的天才百世難逢而落淚，為文化創造者的短暫生命而落淚，為憶念先師唐君毅先生屢次慨嘆「哲人所留落人間者，如泰山之一毫」而落淚，更為古今中外的聖哲，如顏回、如王弼、如僧肇等不得其位、不得其壽而落淚……。

今夜再看《莫札特傳》，它帶給我一個機緣，好好地體會到一切創作，無論是文學、是藝術、是科技、是哲理，第一個欣賞者就是創作者的自身；莫札特的奏鳴曲、協奏曲、交響樂、歌劇是如此，釋迦的創四諦、五蘊、十二因緣法理，也莫不如此。而創作的歷程是絕緣的，意象泉湧而來，沛然莫之能禦；就如莫札特的完成《安魂曲》，一切疲憊、一切病魔都無從抵擋它，它要來就自然從生命中來，每一個音符都是他的生命細胞變現出來的。他把自己的生命化成了一一的音符，化成了一一的樂句、樂章，化成了一首亙古亙今完美無瑕的樂曲。這種成化的心靈，他的生身父母不能知之，他的妻兒不能知之，一切怨親、一切能欣賞的、一切不能欣賞的都不能知之，甚至連他自己的顯意識也難以知之一一創作就是這樣的神奇奧妙，不可思議；所以王羲之完成了《蘭亭序》，發現漏掉一兩個字，重寫多遍，總不愜意，總不似原作的完美，恐怕就是這個道理。

純真、純善、純美的創作，都是獨一無二的；能把作品的思想情感復活過來而作第二位的欣賞者，往往就是作者的第一號仇敵。所以真正能欣賞莫札特的創作，不是莫札特的老師，不是他的嚴父，不是他的嬌妻，不是他的樂迷，而是憎恨他、嫉妒他、逼死他的塞利亞。同理，最能欣賞諸葛亮的，不是劉備，而是周瑜；最能欣賞楊修的，不是曹子建，而是曹孟德。可憐亦復可憫的塞利亞，其創作才華不如莫札特，除了在內心裏鬱結著「既生瑜，何生亮」的自卑外，在莫札特演出時，每場必到，每到必早外，在卑鄙行為上，以神秘人的身分，誘惑莫札特創作安魂曲，進而把他迫死外，塞利亞還可以做些甚麼？在正義的立場上，我們不值塞利亞的所為，咧著嘴兒恥

笑他，唾罵他，目送他進瘋人院去然後稱快，認為這是他應有的報應。可悲的無聞凡夫，在意識的深層之下，我們何嘗不是潛伏著瞋恚與我慢，先天地或後天地隱藏著轉化成「塞利亞」的危機？也許或多或少、或顯或隱、或輕或重,我們已成為別人的「塞利亞」而還不自知，更以為自己何等光明、何等磊落。就此而言，人類比傍生豈不是還要可悲得多！

佛家瑜伽宗把人類的心理活動，除八個心識外，還再分析成五十一個心所有法，有善、有無記、有煩惱、有隨煩惱，如是等等差別，對自我的反省，未始沒有一點的補助！

END

往期《山斋絮語》精彩文章：
藝文篇：春到人間；琴詩；
生活篇：逃避與面對；插了梅花便過年；初雪；仁者心動；
思想篇：悲與智；
憶舊篇：情理的交融；

录入：Krista　排版：Joshua　校對：Martin，Feng

《山齋絮語》--佛教生活小品

李潤生著 2000年4月出版

作者李潤生居士，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；自進新亞研究所後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，轉向思想的探索，經三十餘年的鑽研，對佛家的因明學、中觀學及唯識學都極有成績，所發表的專書著作，不下十種。

但在學術研究之餘，作者對其宗教生活，亦極其重視；此佛家所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儒家所謂「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」，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，發而為文，雖片文隻字，都是作者直抒胸臆，真性情、新思維的流露。

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思，以其敏銳的筆觸，感人的文辭，分成遊履、人物、懷舊、藝文、思想、生活等六大範疇，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，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，在古今中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。

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，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，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的無限悲情與智慧。

随缘点“在看”，都是爱的鼓励！↓↓↓